正義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正義
作者：朱自清
1924年5月14日

人間的正義是在哪裡呢？

正義是在我們的心裡！從明哲的教訓和見聞的意義中，我們不是得著大批的正義麼？但白白的擱在心裡，誰也不去取用，卻至少是可惜的事。兩石白米堆在屋裡，總要吃它乾淨，兩箱衣服堆在屋裡，總要輪流穿換，一大堆正義卻扔在一旁，滿不理會，我們真大方，真捨得！看來正義這東西也真賤，竟抵不上白米的一個尖兒，衣服的一個扣兒。——爽性用它不著，倒也罷了，誰都又裝出一副發急的樣子，張張皇皇的尋覓著。這個葫蘆裡賣的什麼藥？我的聰明的同伴呀，我真想不通了！

我不曾見過正義的面，只見過它的彎曲的影兒——在“自我”的唇邊，在“威權”的面前，在“他人”的背後。

正義可以做幌子，一個漂亮的幌子，所以誰都願意念著它的名字。“我是正經人，我要做正經事”，誰都向他的同伴這樣隱隱的自詡著。但是除了用以“自詡”之外，正義對於他還有什麼作用呢？他獨自一個時，在生人中間時，早忘了它的名字，而去創造“自己的正義”了！他所給予正義的，只是讓它的影兒在他的唇邊閃爍一番而已。但是，這畢竟不算十分孤負正義，比那憑著正義的名字以行罪惡的，還勝一籌。可怕的正是這種假名行惡的人。他嘴裡唱著正義的名字，手裡卻滿滿的握著罪惡；他將這些罪惡送給社會，粘上金碧輝煌的正義的簽條送了去。社會憑著他所唱的名字和所粘的簽條，欣然受了這份禮；就是明知道是罪惡，也還是欣然受了這份禮！易卜生“社會棟樑”一齣戲，就是這種情形。這種人的唇邊，雖更頻繁的閃爍著正義的彎曲的影兒，但是深藏在他們心底的正義，只怕早已霉了，爛了，且將毀滅了。在這些人裡，我見不著正義！

在親子之間，師傅學徒之間，軍官兵士之間，上司屬僚之間，似乎有正義可見了，但是也不然。卑幼大抵順從他們長上的，長上要施行正義於他們，他們誠然是不“能”違抗的——甚至“父教子死，子不得不死”一類話也說出來了。他們發見有形的撲鞭和無形的賞罰在長上們的背後，怎敢去違抗呢？長上們憑著威權的名字施行正義，他們怎敢不遵呢？但是你私下問他們，“信麼？服麼？”他們必搖搖他們的頭，甚至還奮起他們的雙拳呢！這正是因為長上們不憑著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的緣故了。這種正義只能由長上行於卑幼，卑幼是不能行於長上的，所以是偏頗的；這種正義只能施於卑幼，而不能施於他人，所以是破碎的；這種正義受著威權的鼓弄，有時不免要擴大到它的應有的輪廓之外，那時它又是肥大的。這些仍舊只是正義的彎曲的影兒。不憑著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，我在這等人裡，仍舊見不著它！

在沒有威權的地方，正義的影兒更彎曲了。名位與金錢的面前，正義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。你瞧現在一班大人先生見了所謂督軍等人的勁兒！他們未必願意如此的，但是一當了面，估量著對手的名位，就不免心裡一軟，自然要給他一些面子——於是不知不覺的就敷衍起來了。至於平常的人，偶然見了所謂名流，也不免要吃一驚，那時就是心裡有一百二十個不以為然，也只好姑且放下，另做出一番“足恭”的樣子，以表傾慕之誠。所以一班達官通人，差不多是正義的化外之民，他們所做的都是合於正義的，乃至他們所做的就是正義了！——在他們實在無所謂正義與否了。呀！這樣，正義豈不已經淪亡了？卻又不然。須知我只說“面前”是無正義的，“背後”的正義卻幸而還保留著。社會的維持，大部分或者就靠著這背後的正義罷。但是背後的正義，力量究竟是有限的，因為隔開一層，不由的就單弱了。一個為富不仁的人，背後雖然免不了人們的指謫，面前卻只有恭敬。一個華服翩翩的人，犯了違警律，就是員警也要讓他五分。這就是我們的正義了！我們的正義百分之九十九是在背後的，而在極親近的人間，有時連這個背後的正義也沒有！因為太親近了，什麼也可以原諒了，什麼也可以馬虎了，正義就任怎麼彎曲也可以了。背後的正義只有存生疏的人們間。生疏的人們間，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，自然可以用上正義這個幌子。至於一定要到背後才叫出正義來，那全是為了情面的緣故。情面的根柢大概也是一種同情，一種廉價的同情。現在的人們只喜歡廉價的東西，在正義與情面兩者中，就儘先取了情面，而將正義放在背後。在極親近的人間，情面的優先權到了最大限度，正義就幾乎等於零，就是在背後也沒有了。背後的正義雖也有相當的力量，但是比起面前的正義就大大的不同，啟發與戒懼的功能都如攙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似的——於是仍舊只算是一個彎曲的影兒。在這些人裡，我更見不著正義！

人間的正義究竟是在哪裡呢？滿藏在我們心裡！為什麼不取出來呢？它沒有優先權！

在我們心裡，第一個尖兒是自私，其餘就是威權，勢力，親疏，情面等等；等到這些角色一一演畢，才輪得到我們可憐的正義。你想，時候已經晚了，它還有出臺的機會麼？沒有！所以你要正義出臺，你就得排除一切，讓它做第一個尖兒。你得憑著它自己的名字叫它出臺。你還得抖擻精神，準備一副好身手，因為它是初出臺的角兒，搗亂的人必多，你得準備著打——不打不成相識呀！打得站住了腳攜住了手，那時我們就能從容的瞻仰正義的面目了。

1924年5月14日作。
原載《我們的七月》